





吳越春秋序



吳越古稱東南僻遠之邦然當其盛  
彊往往抗衡上國黃池之會夫美欲  
尊天子自去其僭號稱子以告令諸  
侯及越既有吳勾踐大盟四國以共  
輔王室要其志皆歸于尊周其知所  
天矣孔子作春秋雖小國猶錄而書



之而况以世言則禹稷之裔以地言則會稽區具其川其浸周職方氏列為九州之首皆足以望天下故記可關而不傳乎吳越春秋趙曄所著隋唐經籍志皆云十二卷今存者十卷殆非全書二志又云楊方撰吳越春秋削繁五卷皇甫遵撰吳越春秋傳

十卷此二書今人罕見獨曄書行于世曄傳在儒林中觀其所作乃不類漢文按邯鄲李氏圖書十志目亦謂楊方嘗刊削曄所為書至皇甫遵遂合二家考正為之傳注又按史記註有徐廣所引吳越春秋語而索隱以為今無此語者他如文選註引季子



見遺金事吳地記載闔廬時夷亭事  
及水經註嘗載越事數條類皆援據  
吳越春秋今擘本咸無其文亦無所  
謂傳註豈楊方所已刊削而皇甫所  
未考正者耶擘書最先出東韻時去  
古未甚遠擘又山陰人故綜述視他  
書所紀二國事為詳取節焉可也其

言上稽天時下測物變明微推遠  
僚若著蔡至于盛衰成敗之迹則彼已  
君臣反覆上下其議論種蠹諸大夫  
之謀迭用則霸子胥之諫一不聽則  
亡皆鑿然可以勸戒萬世豈獨為  
是邦二千季故實哉擘書越舊嘗錢  
梓歲久不復存汴梁劉侯來治越獎



勵學校蒐遺文脩墜典乃輟義田廩  
羨財重刻于學不鄙使聞屬以考訂  
且命序其左端夫越人宜知越之故  
則是舉也于所關不為無補遂不得  
辭厥既刊正疑訛過不自量復為之  
音注併考其與傳記同異者附見于  
下而互存之惜其間文義猶有滯礙

不可訓知不敢盡用臆見更定又無  
皇甫本可證姑從其舊以俟後之君  
子考焉侯名克昌世大其字云郡人  
前進士徐天祐受之序



吳越春秋目錄

卷第一

吳太伯傳

元本太伯傳作吳王太伯傳太伯  
三以天下讓宜王而不王者也吳  
之後君又未嘗追王之尊之曰王  
名不與實稱也今去王字以從其  
實

卷第二

吳王壽夢傳





卷第三

王僚使公子光傳

元本不曰吳王僚傳而曰王僚使公子光傳蓋謂使之伐楚耳光即闔閭既自有傳此云使公子光贅也今姑從其舊

卷第四

闔閭內傳

卷第五

夫差內傳

元本闔閭夫差傳皆曰內傳下卷無余句踐傳皆曰外傳內吳而外越何也況擘又越人乎若以吳為內則太伯壽夢王僚三傳不曰內而闔閭夫差二傳獨曰內又何也今不敢輒去內外二字姑存之

卷第六

越王無余外傳

卷第七

句踐入臣外傳

元本越王句踐入臣獨無外傳字今補其闕姑從越諸傳亦作外傳



云

卷第八

句踐歸國外傳

卷第九

句踐陰謀外傳

元本句踐入臣歸國伐吳諸傳皆書名獨陰謀傳書越王而不名不知何義今於陰謀傳去越王二字而書句踐從諸例也

卷第十

句踐伐吳外傳



萬曆丙戌之秋

武林馮念祖重

梓於卧龍山房

吳越春秋目錄

吳越春秋吳太伯傳第一

國朝藏書印

後漢 趙 擘 撰

吳之前君太伯者論語作泰伯后稷之苗裔也后

稷其母台氏之女姜嫄韓詩章句姜姓嫄字說文卽炎帝之後姜

姓封卽國晉語曰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是姜者炎帝之

姓史記嫄作原台作卽卽國在京地武為帝功縣所治釐城漢地理志作釐與卽同

嚳元妃年少未孕出游於野見大人跡而觀

之中心歡然喜其形像因履而踐之身動意



若為人所感後妊娠恐被淫泆之禍遂祭祀  
以求謂無子履上帝之跡詩生民篇所謂天

猶令有之姜嫄怪而棄于阨狹之巷牛馬過  
者折折疑當易而避之詩云誕置之隘復棄

於林中適會伐木之人多詩云誕置之平復  
置於澤中冰上衆鳥以羽覆之詩云誕置之

之後稷遂得不死姜嫄以為神收而養之長  
因名棄為兒時好種樹樹亦種也禾黍桑麻五穀

相去五土之宜青赤黃黑陵陸地水高下粢稷

黍禾稊麥豆稻各得其理堯遭洪水人民泛

濫遂遂疑當高而居堯聘棄使教民山居隨

地造區妣窮也營種之術三年餘行人無饑乏

之色乃拜棄為農師封之台號為后稷姓姬

氏后稷就國為諸侯卒子不窋立帝王去紀

氏生不窋括地志曰不窋故遭夏氏世衰失

官奔戎狄之間其孫公劉周本紀不窋卒子

鞠立鞠卒子公劉



立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公

劉避夏桀於戎狄變易風俗民化其政公劉

卒子慶節立其後八世而得古公亶甫慶節子皇

僕皇僕子老弗老弗子毀諭世本諭作榆毀

諭子公非公非子高圍高圍子亞圍世本作

亞圍雲都皇甫謐曰雲都亞圍字亞圍子公

叔祖類公叔祖類子古公亶甫毛詩史記甫

皆作父甫父通自脩公劉后稷之業積德行

義為狄人所慕薰鬻戎姁而伐之薰鬻孟子作獯鬻史

記作薰育漢句奴古公事之以犬馬牛羊其

傳作葷粥音同

伐不止事以皮幣金玉重寶而亦伐之不止

古公問何所歆曰歆其土地古公曰君子不

以養害害所養孟子曰君子不以其國所以

亡也而為身害吾所不居也古公乃杖策去

邠踰梁山而處岐周徐廣曰新平漆縣東北

平漆縣東北索隱曰幽即邠也又徐廣曰岐

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其南有周原顏師古曰梁山在夏陽岐山在美陽即曰彼君與我何

今岐州岐山縣箭括嶺也異邠人父子兄弟相帥負老携幼揭釜甌而



歸古公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

而民五倍其初古公三子長曰太伯次曰仲

雍雍一名吳仲史記作仲少曰季歷太姜生少子季歷即

也王季季歷娶妻太任氏音泰任詩大明篇擊仲氏任毛氏箋擊國

任姓仲中女也史記作太任生子昌昌有聖

瑞尚書緯帝命驗曰季秋之月甲子去爵猶丹書入于鄴止于昌戶其書云云此蓋聖

多不載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曰興

王業者其在昌乎因更名曰季歷太伯仲雍

望風知指曰歷者遠也知古公欲以國及昌

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於衡山南岳遂之荆蠻

斷髮文身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太

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荆蠻國民君而事之自

號為句吳漢地理志太伯奔荆蠻號曰句吳顏師古註夷俗語發殷猶越為干

越吳人或問何像像疑當而為句吳太伯曰

吾以伯長居國絕嗣者也其當有封者吳仲

也故自號句吳非其方乎荆蠻義之從而歸



之者千有餘家共立以為勾吳數年之間民

人殷富遭殷之末世衰中國侯王數用兵恐

及於荆蠻故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

三百餘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吳太伯所都謂之吳城在梅

里平墟今無錫縣境人民皆耕田其中古公病將卒令

季歷讓國於太伯而三讓不受故云太伯三

以天下讓於是季歷蒞政脩先王之業守仁

義之道季歷卒子昌立號曰西伯按孔叢子羊容問子

思曰周自后稷封為王者之後至太王王季文王此為諸侯奚得為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曰殷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主噴拒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為伯猶召公分陝謂之召伯也 遵公劉古公之術業於

養老天下歸之西伯致太平伯夷自海濱而

往西伯卒太子蒧立蒧武王名任周召周公旦召公奭而

伐殷天下已安乃稱王追謚古公為太王追

封太伯於吳太伯祖卒葬於梅里平墟即太伯故

城之地劉昭云無錫縣東皇山有太伯冢去墓十里有舊宅其井猶存皇覽云太伯墓在



吳縣北梅里聚二說不同仲雍立是為吳仲

雍仲雍卒子季簡簡子叔達達子周章章子

熊熊子遂遂子柯相相子疆鳩夷夷子餘喬

疑吾吾子柯廬廬子周繇繇子屈羽羽子夷

吾吾子禽處處子專專子頗高高子句畢立

史記世家熊子遂作熊遂喬作橋廬作是時

晉獻公滅周北虞虞公以開晉之伐虢氏卑

子去齊齊子壽夢立夢左傳莫公切而吳益

疆稱王凡從太伯至壽夢之世與中國時通  
朝會而國斯霸焉



吳越春秋吳太伯傳第一

吳越春秋吳王壽夢傳第二

壽夢元年

史記索隱曰自壽夢已下始有其年

朝周遠楚觀諸

侯禮樂魯成公會於鍾離

鍾離之會吳始與中國接事見春秋

魯成公十五年以史記年表考之是為壽夢十五年此以為元年何也鍾離古塗山氏之

國漢置鍾離縣屬九江今屬濠州

深問周公禮樂成公悉為

陳前王之禮樂因為詠歌三代之風壽夢曰

孤在夷蠻徒以推髻為俗豈有斯之服哉因

歎而去曰於乎哉禮也



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

子靈也

適吳以為

行人教吳射御導之伐楚

見左傳成公七年按巫臣怨楚子反

而奔晉自晉請使吳教吳用兵叛楚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非巫臣為行人也行人掌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楚莊王怒使子反將

去敗吳

師二國從斯結讐於是吳始通中國而與諸

侯為敵

蠻夷屬楚者吳盡取之始大通吳於上國

五年伐楚敗子反

十六年楚恭

左傳作共

王怨吳為巫臣伐之也乃

舉兵伐吳至衡山而還

見左傳襄公三年楚克鳩茲至于衡山杜

預曰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楚歸三日吳人伐楚取駕此不書

十七年壽夢以巫臣子狐庸為相任以國政

二十五年壽夢病將卒有子四人長曰諸樊

次曰餘祭

祭側界切

次曰餘昧

昧莫葛切

次曰季札季

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曰禮有舊制柰何

廢前王之禮而行父子之私乎壽夢乃命諸

樊曰我欲傳國及札爾無忘寡人之言諸樊



曰周之太王知西伯之聖廢長立少王之道  
興令歆授國於札臣誠耕於野王曰昔周行  
之德加於四海今汝於區區之國荆蠻之鄉  
奚能成天子之業乎且今子不忘前人之言  
必授國以次及于季札諸樊曰敢不如命壽  
夢卒見春秋襄公十二年秋九月吳子乘卒左傳壽夢卒杜預曰壽夢吳子之號  
諸樊以適適通作嫡長攝行事當國政

吳王諸樊元年史記年表吳諸樊元年為魯襄公十三年諸樊在位十三

年卒是為襄公二十五年此書止載元年事餘皆不書已除喪讓季札  
曰昔前王未薨之時嘗晨昧不安吾望其色  
也意在於季札又復三朝悲吟而命我曰吾  
知公子札之賢歆廢長立少重發言於口雖  
然我心已許之然前王不忍行其私計以國  
付我我敢不從命乎今國者子之國也吾願  
達前王之義季札謝曰夫適嫡長當國非前  
王之私乃宗廟社稷之制豈可變乎諸樊曰



苟可施於國何先王之命有句太王改為季

歷二伯來入荆蠻遂成爲國周道就成前人

誦之不絕於口而子之所習也札復謝曰昔

曹公卒宣公庶存遠子而自立是爲成公

諸侯與曹人不義而立於國子臧也與負島

皆宣公庶子聞之行吟而歸曹君懼將立子臧子

臧去之以成曹之道見左傳魯成公十五年

立之遂逃奔宋明年及自宋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札雖不才願附子

臧之義吾誠避之吳人固立季札季札不受

而耕於野吳人舍上之諸樊驕恣輕慢鬼神

仰天求死將死命弟餘祭曰必以國及季札

乃封季札於延陵號曰延陵季子延陵季札之采邑也

漢改延陵爲毘陵縣晉爲毘陵郡又爲晉陵郡今常州也

餘祭十二年楚靈王會諸侯伐吳圍朱方誅

慶封慶封數爲吳伺祭祭當作祭故晉楚伐之也

吳王餘祭怒曰慶封窮來奔吳封之朱方左傳



襄公二十八年慶封奔吳吳句餘子之朱方  
杜預云句餘吳子夷昧也索隱曰餘祭以二  
十九年卒則二十八年賜慶封邑不得是夷  
昧但句餘或別是一人今按春秋於明年書  
閻弒吳子餘祭又年表餘祭四年守閻殺餘  
祭則句餘非別為一人矣吉家年表皆在餘  
祭三年即襄公二十八年也年表既云餘祭  
四年卒此乃書十二年何也十二年皆  
當剛十字十七年亦改從四年可以効不恨  
也朱方吳邑秦改丹徒今屬鎮江

士也即舉兵伐楚取二邑而去

十三年楚怨吳為慶封故伐之心恨不辭伐  
吳至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境吳擊之楚師敗走

十七年餘祭卒餘昧立四年卒欒揆位季札  
季札讓逃去曰吾不受位明矣昔前君有命  
已附子臧之義潔身清行仰高履尚惟仁是  
處富貴之於我如種風之過耳遂逃歸延陵  
吳人立餘昧子州于號為吳王僚也



吳越春秋吳王壽夢傳第二

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第三

二年王僚使公子光伐楚

見左傳昭公十七年光諸樊子闔廬

也以報前來誅慶封也吳師敗而亡舟

舟名餘皇

為楚所獲亦曰餘皇

光懼因捨復得王舟而還

捨字不通疑當

作揜蓋揜其不備取之以歸

光欲謀殺王僚未有所與合

議陰求賢乃命善相者為吳市吏

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來奔吳

見左傳昭公二十年

子胥者楚人也名負

音云

負父奢兄尚其前名



曰伍舉前名當作前人舉即奢之父負之祖以直諫事楚莊王

王即位三年不聽國政沉湎於酒淫於穀色

左手擁秦姬右手抱越女身坐鐘鼓之間而

令曰有敢諫者死於是伍舉進諫曰有一大

鳥集楚國之庭三年不飛亦不鳴此何鳥也

於是莊王曰此鳥不飛飛則冲天不鳴鳴則

驚人伍舉曰不飛不鳴將為射者所圖絃矢

卒音猝忽遽貌倉卒也發豈待冲天而驚人乎於是莊

王棄其秦姬越女罷鐘鼓之樂用孫叔敖任

以國政史記曰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遂霸天下威伏諸

侯莊王卒靈王立建章華之臺杜預曰南郡華容縣有臺

在城內與登鳥王曰臺美伍舉曰臣聞國君服

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克聽以為聰致遠以

為明不聞以土木之崇高蠱鏤之刻畫金石

之清音絲竹之淒啖以之為美前莊王為抱

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祲氣也大不過容宴豆



木不妨守備

不妨城郭守備之材

用不煩官府民不敗

時務官不易朝常今君為此臺七年國人怨

為財用盡為年穀敗為百姓煩為諸侯忿怨

卿士訕謗豈前王之所盛人君之美者耶臣

誠愚不知所謂也靈王即除工去飾不遊於

臺由是伍氏三世為楚忠臣楚平王有太子

名建平王以伍奢為太子太傅費無忌

左傳作無

史記亦作無忌

為少傅平王使無忌為太子娶於

秦秦女美容無忌報平王曰秦女天下無雙

王可自取王遂納秦女為夫人而幸愛之生

子珍而更為太子娶齊女無忌因去太子而

事平王深念平王一旦卒而太子立當害已

也乃復讒太子建建母蔡氏無寵乃使太子

守城父

服虔曰成父楚北境邑杜預曰襄城城父縣

備邊兵頃之

無忌日夜言太子之短曰太子以秦女之故

不能無怨望之心願王自備太子居城父將



吳越春秋 卷三  
兵外交諸侯將入為亂平王乃召伍奢而按  
問之奢知無忌之讒因諫之曰王獨奈何以  
讒賊小臣而踈骨肉乎無忌承宴復言曰王  
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擒平王大怒因囚  
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奢揚使  
人前告太子急去不然將誅三月太子奔宋  
無忌復言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  
為楚憂可以其父為質而召之王使使謂奢

曰能致二子則生不然則死伍奢曰臣有二  
子長曰尚少曰胥尚為人慈溫仁信若聞臣  
召輒來胥為人少好於文長習於武文治邦  
國武定天下執經守度蒙垢受耻雖寃不爭  
能成大事此前知之士安可致耶平王謂伍  
奢之譽二子即遣使者駕駟馬封函印綬往  
許召子尚子胥令曰賀二子父奢以忠信慈  
仁去難就免平王內慙囚繫忠臣外愧諸侯



之耻反遇奢為國相封二子為侯尚賜鴻都  
侯胥賜蓋侯相去不遠三百餘里奢又囚繫  
憂思二子故遣臣來奉進印綬尚曰父繫三  
年中心切怛食不甘味嘗苦饑渴晝夜感思  
憂父不活惟父獲免何敢貪印綬執使者曰  
父囚三年王今幸赦無以賞賜封二子為侯  
一言當至何所陳執尚乃入報子胥曰父幸  
免死二子為侯使者在門兼封印綬汝可見

使子胥曰尚且安坐為兄卦之今日甲子時  
加於已支傷日下氣不相受君欺其臣父欺  
其子今姓方死何侯之有尚曰豈貪於侯思  
見父耳一面而別雖死而生子胥曰尚且無  
姓父當我活楚畏我勇勢不敢殺兄若誤姓  
必死不脫尚曰父子之愛恩從中出徼律相  
見以自濟達於是子胥歎曰與父俱誅何明  
於世寃讐不除耻辱日大尚後是姓我從是



决决當作尚泣曰吾之生也為世所笑終老

地上而亦何之不能報仇畢為廢物汝懷文

武勇於策謀父兄之讐汝可復也吾如得返

是天祐之其遂沉埋亦吾所喜胥曰尚且行

矣吾去不顧勿使臨難雖悔何追旋泣辭行

與使俱往楚得子尚執而囚之復遣追捕子

胥胥乃貫鳥還切子執矢去楚楚追之見其妻

曰胥已矣去三百里使者追及無人之野胥

乃張弓布矢敵害使者使者俯伏而走胥曰

報汝平王平字當去王在安得先稱其謚不

則當作君王下文平王則后人追也敵國不滅釋吾父兄若不爾者楚為墟矣

使返報平王王聞之即發大軍追子胥至江

失其所在不獲而返子胥行至大江仰天行

哭林澤之中言楚王無道殺吾父兄願吾因

於諸侯以報讐矣聞太子建在宋胥欲逃之

伍奢初聞子胥之也曰楚之君臣且苦兵矣



尚至楚就父俱戮於市伍負奔宋道過申包  
胥謂曰楚王殺吾父兄為之柰何申包胥曰  
於乎吾欲教子報楚則為不忠教子不報則  
為無親友也子其行矣吾不容言子胥曰吾  
聞父母之讐不與戴天履地兄弟之讐不與  
同域接壤朋友之讐不與鄰鄉共里今吾將  
復楚辜以雪父兄之耻申包胥曰子能亡之  
吾能存之子能危之吾能安之胥遂奔宋宋

元公無信於國國人惡之大夫華氏謀殺元

公國人與華氏因作大亂

華氏華亥華定也  
見左傳昭公二十

年子胥乃與太子建俱奔鄭鄭人甚禮之太

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在鄭鄭信太  
子矣太子能為內應而滅鄭即以鄭封太子  
太子還鄭事未成會欲私其從者從者知其  
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  
建有子名勝伍負與勝奔吳到昭關關吏欲



執之伍負因詐曰上所以索我者美珠也今  
我已亡矣將去取之闕更因舍土之與勝行  
去追者在後幾不得脫至江江中有漁父乘  
船從下方流來而上子胥呼之謂曰漁父渡  
我如是者再漁父欲渡之遙會旁有人窺之  
因而歌曰日月昭昭乎侵已馳與子期乎蘆  
之漪子胥即止蘆之漪漁父又歌曰日已夕  
兮予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為事寢急兮

當柰何子胥入船漁父知其意也乃渡之千

尋尋當作尋四尺曰倍何曰尋之津子胥既渡漁父乃視

之有其饒色乃謂曰子侯我此樹下為子取  
餉漁父去後子胥疑之乃潛身於深葦之中  
有頃父來持麥飯鮑魚羹盎漿求之樹下不  
見因歌而呼之曰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  
乎如是至再子胥乃出蘆中而應漁父曰吾  
見子有饒色為子取餉子何嫌哉子胥曰性



命屬天今屬丈人豈敢有嫌哉二人飲食畢  
欲去胥乃解百金之劍以與漁者此吾前君  
之劍中有七星價直百金以此相答漁父曰  
吾聞楚之法令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  
圭豈圖取百金之劍乎遂辭不受謂子胥曰  
子急去勿留且為楚所得子胥曰請丈人姓  
字漁父曰今日凶凶兩賊相逢吾所謂渡楚  
賊也兩賊相得得形於默何用姓字為子為

蘆中人吾為漁丈人富貴莫相忘也子胥曰  
諾既去誠漁父曰掩子之盜漿無令其露漁  
父諾子胥行數步顧視漁者已覆船自沉於  
江水之中矣子胥默然遂行至吳疾於中道  
乞食溧陽今建康屬邑適會女子擊綿於瀨水之  
上宮中有飯子胥遇之謂曰夫人可得一餐  
乎女子曰妾獨與母居三十未嫁飯不可得  
子胥曰夫人賑窮途少飯亦何嫌哉女子知



非恒人遂許之爰其輦宮飯其盞漿長跪而  
與之子胥再餐而止女子曰君有遠逝之行  
何不飽而餐之子胥已餐而去又謂女子曰  
掩夫人之壺漿無令其露女子歎曰嗟乎妾  
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  
饋飯而與丈夫越虧禮儀妾不忍也子行矣  
子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投於瀨水矣於乎貞  
明執操其丈夫女哉子胥之吳乃被髮狎狂

跣足塗面行乞於市市人觀罔有識者翌日

翌明也

明日吳市吏善相者見之曰吾之相人多

矣未嘗見斯人也非異國之凶臣乎乃白吳  
王僚具陳其狀王宜召之王僚曰與之俱入  
公子光聞之私喜曰吾聞楚殺忠臣伍奢其  
子子胥勇而且智彼必復父之讐來入於吳  
陰欲養之市吏於是與子胥俱入見王王僚  
恠其狀偉身長一丈腰十圍眉間一尺王僚



與語三日辭無復者王曰賢人也子胥知王好之每入與語遂有勇壯之氣稍道其讐而有切切之色王僚知之欲為興師復讐公子謀殺王僚恐子胥前親於王而害其謀因讒伍胥之諫諫當作謀伐楚者非為吳也但欲自復私讐耳王無用之子胥知公子光欲害王僚乃曰彼光有內志未可說音說以外事入見王僚曰臣聞諸侯不為匹夫興師用兵於壯國

王僚曰何以言之子胥曰諸侯專為政非以意救急後興師今大王踐國制威為匹夫興兵其義非也臣固不敢如王之命吳王乃止子胥退耕於野求勇士薦之公子光欲以自媚乃得勇士專諸左傳作鱗設諸專諸者堂邑吳地漢地人也伍胥之已楚如吳時遇之於途專諸方與人鬪將就敵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其妻一呼即還子胥恠而問其

理志為臨淮郡堂邑縣

人也

吳地漢地



狀何夫子之怒盛也聞一女子之殺而抗道  
寧有說乎專諸曰子視吾之儀寧類愚者也  
何言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  
子胥因相其貌確顙而深目虎膺而熊背戾  
於從難知其勇士陰而結之故以為用遭公  
子光之有謀也而進之公子光光既得專諸  
而禮待之公子光曰天以夫子輔孤之失根  
也專諸曰前王餘昧卒僚立自其分也公子

何因而欲害之乎光曰前君壽夢有子四人

長曰諸樊名過史記索隱曰過則光之父也

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春秋作夷末次曰季札札之

賢也將卒傳付適長以及季札念季札為使

去已在諸侯未還餘昧卒國室有立者適長

也適長之後即光之身也今僚何以當代立

乎吾力弱無助於掌事之間非用有力徒能

安吾志吾雖代立季子東還不吾廢也專諸



曰何不使近臣從容言於王側陳前王之命以諷其意令知國之所歸何須私備劍士以捐先王之德光曰僚素貪而恃力知進之利不覩退讓吾故求同憂之士歆與之并力惟夫子詮釋斯義也專諸曰君言甚露乎於公子何意也光曰不也此社稷之言也小人不能奉行惟委命矣專諸曰願公子命之公子光曰時未可也專諸曰凡歆殺人君必前求

其所好吳王何好光曰好味專諸曰何味所甘光曰好嗜魚之炙也專諸乃去從太湖學炙魚三月得其味安坐待公子命之

八年僚遣公子伐楚大敗楚師因迎故太子建母於鄭鄭君送建母珠玉簪珥歆以解殺

建之過

左傳昭公二十三年楚太子建故母在鄭吳太子諸樊入郢取楚夫人與

其實器

以歸杜預解諸樊吳王僚之太子按

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吳子過伐楚

於棠卒

杜預解過諸樊也傳亦書吳子諸樊卒諸樊之死於是三十年矣此書云僚遣公子當是



公子光非光之父諸樊也諸樊於僚為世父亦不得云王僚太子也豈傳與杜解俱誤耶

九年吳使光伐楚拔居巢鍾離左傳昭公二十四年吳遂

滅巢及鍾離而還世家所吳所以相攻者初

楚之邊邑脾梁史記作之女與吳邊邑處女

蠶爭界上之桑史記曰小童爭桑伍二家相

攻吳國不勝遂更相伐滅吳之邊邑吳怒故

伐楚取二邑而去

十二年冬楚平王卒左傳昭公二十六年九月楚平王卒索隱曰按

年表及左傳合在僚十二年此

書作十二年又以秋為冬皆誤伍子胥謂白

公勝即太子建之子其後惠王召勝歸楚使

杜預曰汝陰褒信縣西南曰平王卒吾志不

有自亭勝奪吳事見前

悉矣然楚國有吾何憂矣白公默然不對伍

子胥坐泣於室

十三年索隱曰據表及左氏僚止合有十二年

書似承世年事今史記世家乃書云十三年以春吳歆因楚葬而伐之左傳吳子

而伐之世家同喪作器字誤使公子蓋餘燭庸



左傳蓋作掩傭傭作庸皆王僚母弟

以兵圍楚使季札於晉以

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後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心動伍胥知光之見機也乃說光曰今吳王伐楚二弟將兵未知言凶專諸之事於斯急矣時不再來不可失也於是公子見專諸曰今三弟伐楚季子未還當此之時不求何獲時不可失且光真王嗣也專諸曰僚可殺也母老子弱弟伐楚楚絕其後方今

吳外困於楚內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也

四月公子光伏甲士於密室中

左傳作掘室史記作窟室

具酒而請王僚僚白其母曰公子光為我具酒來請期無變意乎母曰光心氣怏怏常有愧恨之色不可不慎王僚乃被棠錡之甲三重使兵衛陳於道自宮門至於光家之門階席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使坐立侍皆操長戟交軋酒酣公子光佯為足疾入密室果足使



專諸置魚腸劍於魚中進之既至王僚前專  
諸乃擘炙魚因推匕首立戟交軹倚專諸曾  
戟有技兵也周禮戰長丈六尺增顛雙枝為  
戟單枝為戈軹說文車輪小穿周禮大駟祭  
兩軹註軹謂兩轉詩詁曰車軸之端貫軹者  
為樞較末之小穿容轉者為軹此言立戟交  
軹謂戟之立如軹之曾斷臆開匕首如故以  
交倚專諸之曾也

刺王僚貫甲達背王僚既死左右共殺專諸  
眾士擾動公子光伏其甲士以攻僚眾盡滅  
之遂自立是為吳王闔閭也乃封專諸之子

拜為客卿季札使還至吳闔閭以位讓季札  
曰苟前君無廢社稷以奉君也吾誰怨乎哀  
死待生以俟天命非我所亂立者從之是前  
人之道命哭僚墓復位而待公子蓋餘燭傭  
二人將兵遇圍於楚者聞公子光殺王僚自  
立乃以兵降楚楚封之於舒

按左傳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

吳使徐人執掩餘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  
楚以言必兵降楚與傳不合史記亦云奔楚  
世家與伍子胥傳皆云降楚楚舒春秋時舒國  
為楚所滅漢屬廬江郡今廬州有舒城縣



吳越春秋第三

吳越春秋闔閭內傳第四

闔閭

左傳作闔廬  
史志家同

元年始任賢使能施恩行

唐趙因蘭  
撰藏書

惠以仁義聞於諸侯仁未施恩未行恐國人  
不就諸侯不信乃舉伍子胥為行人以客禮  
事之而與謀國政闔閭謂子胥曰寡人欲彊  
國霸王何由而可伍子胥膝進膝行而進  
出莊子垂  
淚頓首曰臣楚國之亡虜也父兄棄捐骸骨  
不葬魂不血食蒙罪受辱來歸命於大王幸



不加戮何敢與政事焉闔閭曰非夫子寡人  
不免於繫禦之使今幸奉一言之教乃至於  
斯何為中道生進退耶子胥曰臣聞謀議之  
臣何足處於危亡之地然憂除事定必不為  
君主所親闔閭曰不然寡人非子無所盡議  
何得讓乎吾國僻遠顧在東南之地險阻潤  
濕又有江海之害君無守禦民無所依倉庫  
不設田疇不墾為之柰何子胥良久對曰臣

聞治國之道安君理民是其上者闔閭曰安  
君治民其術柰何子胥曰凡政安君治民興  
霸成王從近制遠者必先立城郭設守備實  
倉廩治兵庫斯則其術也闔閭曰善夫築城  
郭立倉庫因地制宜豈有天氣之數以威鄰  
國者乎子胥曰有闔閭曰寡人委計於子子  
胥乃使相上嘗水象天法地造築大城周迴  
四十七里陸門八以象天八風水門八以法



地八聽築小城周十里陵門三不開東面者

欲以絕越明也立閭門者以象天門通閭閻

風也史記律書閭閻風居西立蛇門者以象

地戶也地戶為閭閻欲西破楚楚在西北故立

閭門以通天氣因復名之破楚門欲東元大

越越在東南故立蛇門以制敵國吳在辰其

位龍也故小城南門上反羽為兩鯢鮫以象

龍角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故南大門上有木

蛇北向首內示越屬於吳也城郭以成倉庫

以具閭閻復使子胥屈蓋餘燭傭習術戰騎

射御之巧未有所用請干將鑄作名劍二枚

干將者吳人也與歐冶子同師俱能為劍越

前來獻三枚閭閻得而寶之以故使劍匠作

為三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莫耶干將之妻

也干將作劍來五山之鐵精告合之金英候

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而金

...



鐵之精不銷淪流於是干將不知其由莫耶  
曰子以善為劍闢於王使子作劍三月不成  
其可意乎干將曰吾不知其理也莫耶曰夫  
神物之化須人而成今夫子作劍得無得其  
人而後成乎干將曰昔吾師作冶金鐵之類  
不銷夫妻俱入冶爐中然後成物至今後世  
即山作治麻經姦服然後敢鑄金於山今吾  
作劍不變化者其若斯耶莫耶曰師知燥身

以成物吾何難哉於是干將妻乃斷髮剪爪  
投於爐中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裝炭金  
鐵刀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耶陽作  
龜文陰作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  
闔閭甚重既得寶劍適會魯使季孫聘於吳  
闔閭使掌劍大夫以莫耶獻之季孫拔劍之  
鏗中缺者夫如黍米歎曰美哉劍也雖上國  
之師何能加之夫劍之成也吳霸有缺則已



矣我雖好之其可受乎不受而去闔閭既寶  
莫耶復命於國中作金鈎令曰能為善鈎者  
賞之百金吳佐鈎者甚衆而有之貪王之重  
賞也殺其二子以血豐通作金遂成二鈎獻  
於闔閭詣宮門而求賞王曰為鈎者衆而子  
獨求賞何以異於衆夫子之鈎乎佐鈎者曰  
吾之作鈎也貪而殺二子豐成二鈎王乃舉  
衆鈎以示之何者是也王鈎甚多形體相類

不知其所在於是鈎師向鈎而呼二子之名  
吳鴻扈稽我在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殺絕  
於口兩鈎俱飛着父之胷吳王大驚曰嗟乎  
寡人誠負於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六  
月欲用兵會楚之白喜史記作伯來奔吳王

問子胥曰白喜何如人也子胥曰白喜者楚

白

左傳史記  
白俱作伯

州犁之孫平王誅州犁喜因出

奔聞臣在吳而來也闔閭曰州犁何罪子胥



曰白州犂楚之左尹號曰却宛

却當作卻誅此書以伯

州犂卻宛為一人按左傳昭公元年楚公子圍殺太宰伯州犂于却春秋昭公二十七年楚殺其大夫卻宛自是二人又按徐廣曰州犂之子曰卻宛卻宛之子曰伯誥宛亦姓伯又別氏卻吳立家曰楚誅伯州犂其孫伯誥奔吳此云伯州犂號卻宛非也

王平王幸之常與盡日而語繫朝

步遙切而旦也

食費無忌望而妬之因謂平王曰王愛幸宛

一國所知何不為漚一至宛家以示羣臣於

宛之厚平王曰善乃具漚於却宛之舍無忌

教宛曰平王甚毅猛而好兵子必故陳兵堂

下門庭宛信其言因而為之及平王往而大

驚曰宛何等也無忌曰殆且有篡殺之憂王

急去之事未可知平王大怒遂殺却宛諸侯

聞之莫不歎息喜聞臣在吳故來請見之闔

閭見白喜而問曰寡人國僻遠東濱海側聞

子前人為楚荆之暴怒費無忌之讒口不遠

吾國而來於斯將何以教寡人喜曰楚國之



失虜前人無罪橫被暴誅臣聞大王收伍子  
胥之窮厄不遠千里故來歸命惟大王賜其  
死闔閭傷之以為大夫與謀國事吳大夫被  
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喜子胥曰吾之  
怨與喜同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愛  
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因復俱  
流胡馬望北風而立越鸞向日而熙誰不愛  
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被離曰君之言外也

豈有內意以決疑乎子胥曰吾不見也被離  
曰吾觀喜之為人鷹視虎步專功擅殺之性  
不可親也子胥不然其言與之俱事吳王  
二年吳王前既殺王僚又憂慶忌之在鄰國  
恐合諸侯來伐問子胥曰昔專諸之事於寘  
人厚矣今聞公子慶忌有計於諸侯吾食不  
甘味卧不安席以付於子子胥曰臣不忠無  
行而與大王圖王僚於私室之中今復欲討



其子恐非皇天之意闔閭曰昔武王討紂而後殺武庚周人無怨色今若斯議何乃天子子胥曰臣事君王將遂吳統又何懼焉臣之所厚其人者細人也願從於謀吳王曰吾之憂也其敵有萬人之力豈細人之所能謀乎子胥曰其細人之謀事而有萬人之力也王曰其為何誰子以言之子胥曰姓要平名離殺臣昔嘗見魯梳辱壯士樹丘詭也王曰辱之

柰何子胥曰椒丘詭者東海上人也為齊王使於吳過淮津飲馬於津津吏曰水中有神見馬即出以害其馬君勿飲也詭曰壯士所當何神敢干乃使從者飲馬於津水神果取其馬馬沒椒丘詭大怒袒裼持劍入水求神決戰連日乃出眇其一目遂之吳會於友人之喪詭恃其與水水字下當有神字戰之勇也於友人之喪席而輕傲於士大夫言辭不遜有



陵人之氣要離與之對坐合坐不忍其溢於  
力也時要離乃挫詭曰吾聞勇士之鬪也與  
日戰不移表與神鬼戰者不旋踵與人戰者  
不達穀生徃死還不受其辱今子與神鬪於  
水亡馬失御又受眇目之病形殘名勇勇士  
所耻不即喪命於敵而戀其生猶傲色於我  
哉於是椒丘訴卒於卒音猝於字詰責恨怒  
並發瞋即徃攻要離於是疑當作被要離席闌至舍誠

其妻曰我辱壯士椒丘詭於大家之喪餘恨  
蔚蔚當作規恚瞋必來也慎無閉吾門至夜椒丘  
詭果徃見其門不閉登其堂不閉入其室不  
守放髮僵卧無所懼詭乃手劔而猝要離曰  
子有當死之過者三子知之乎離曰不知詭  
曰子辱我於大家之衆一死也歸不閉閉二  
死也卧不守御三死也子有三死之過欲無  
得怨要離曰吾無三死之過子有三不肖之



愧子知之乎詭曰不知要離曰吾辱子於千  
人之衆子無敢報一不肖也入門不咳登堂  
無穀二不肖也前拔子劍手挫掉吾頭乃敢  
大言三不肖也子有三不肖而威於我豈不  
鄙哉於是椒丘詭投劍而嘆曰吾之勇也人  
莫敢背占者占疑當離乃加吾之上此天下  
壯士也臣聞要離若斯誠以聞矣吳王曰願  
承宴而待焉子胥乃見要離曰吳王聞子高

義惟一臨之乃與子胥見吳王王曰子何為  
者要離曰臣國東千里之人臣細小無力迎  
風則僵負風則伏大王有命臣敢不盡力吳  
王心非子胥進此人良父默然不言要離即  
進曰大王患慶忌乎臣能殺之王曰慶忌之  
勇世所聞也筋骨果勁萬人莫當走追奔獸  
手接飛鳥骨騰肉飛拊膝數百里吾嘗追之  
於江駟馬馳不及射之閤接矢不可中今子



之力不如也。要離曰：王有意焉，臣能殺之。王曰：慶忌明智之人，歸窮於諸侯，不下諸侯之士，要離曰：臣聞安其妻子之樂，不盡事君之義，非忠也；懷家室之愛，而不除君之患者，非義也。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必信臣矣。王曰：諾。要離乃詐得罪，出奔吳王，乃取其妻子，焚棄於市。要離乃奔諸侯而行，怨言以無罪聞於天下，遂如衛求

見慶忌，見曰：闔閭無道，王子所知，今戮吾妻子，焚之於市，無罪見誅，吳國之事，吾知其情，願因王子之勇，闔閭可得也。何不與我東之於吳？慶忌信其謀，後三月，揀練士卒，遂之吳，將渡江於中流，要離力微，坐與與當上風，因風勢，以矛鈎其冠，順風而刺，慶忌顧而揮之三，捧其頭於水中，乃加於膝上，嘻嘻執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刃於我左右，欲殺



之慶忌止之曰此是天下勇士豈可一日而  
殺天下勇士二人哉乃誠左右曰可令還吳  
以旌其忠於是慶忌死要離渡至江陵愍然  
不行從者曰君何不行要離曰殺吾妻子以  
事其君非仁也為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  
也重其死不貴無義今吾貪生棄行非義也  
夫人有三惡以立於世吾何面目以視天下  
之士言訖遂投身於江未絕從者出之要離

曰吾寧能不死乎從者曰君且勿死以俟爵  
祿要離乃自斷手足伏劍而死

三年吳將欲伐楚未行伍子胥白喜相謂曰  
吾等為王養士畫其策謀有利於國而王故  
伐楚出其令託而無興師之意柰何有頃吳  
王問子胥白喜曰寡人欲出兵於二子何如  
子胥白喜對曰臣願用命吳王內計二子皆  
怨楚深恐以兵往破滅而已登臺向南風而



吳越春秋 卷四  
嘯有頃而嘆群臣莫有曉王意者子胥深知王之不定乃薦孫子於王孫子者名武吳人也善為兵法辟隱深居世人莫知其能胥乃明知鑒辯知孫子可以折衝銷敵乃一旦與吳王論兵七薦孫子吳王曰子胥託言進士敵以自納而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善其意大悅問曰兵法寧可以小試耶孫子曰可可以小試於後宮之女王

曰諾孫子曰得大王寵姬二人以為軍隊長各將一隊令三百人皆被甲兜鍪操劍盾

切兵器所以蔽身

而立告以軍法隨鼓進退左右迴

旋使知其禁乃令曰一鼓皆振二鼓操進三鼓為戰形於是宮女皆掩口而笑孫子乃親自操炮擊鼓三令五申其笑如故孫子顧視諸女連笑不止孫子大怒兩目忽張毅如駭虎髮上衝冠項旁絕纓顧謂執法曰取鈇鎖



鉄斧也

鑽鐵也

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信將之罪

也既以約束三令五申卒不却行士之過也軍法如何執法曰斬武乃令斬隊長二人即吳王之寵姬也吳王登臺觀望正見斬二愛姬馳使去下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宜勿斬之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法在軍君雖有令臣不受之孫子復搗鼓之當左右進退迴旋規矩

不敢瞬目二隊寂然無敢顧者於是乃報吳王曰兵已整齊願王觀之惟所欲用使赴水火猶無難矣而可以定天下吳王忽然不悅曰寡人知子善用兵雖可以霸然而無所施也將軍羅兵就舍寡人不願孫子曰王徒好其言而不用其實子胥諫曰臣聞兵者凶事不可空試故為兵者誅伐不行兵道不明令大王虔心思士歆興兵戈以誅暴楚以霸天



下而威諸侯非孫武之將而誰能涉淮踰泗

越千里而戰者乎於是吳王大悅因鳴鼓會

軍集而攻楚孫子為將拔舒殺吳亡將二公

子蓋餘燭傭謀欲入郢楚都楚文王始自丹陽徙都郢即江陵之

紀南城也孫武曰民勞未可恃也楚聞吳使孫子

伍子胥白喜為將楚國苦之群臣皆怨咸言

費無忌讒殺伍奢白州犁而吳侵境不絕於

寇楚國郡臣有一朝之患於是司馬成乃謂

子常曰太傅伍奢左尹白州犁邦人莫知其

罪君與王謀誅之流謗於國至於今日其言

不絕誠惑之蓋聞仁者殺人以掩謗者猶弗

為也今子殺人以興謗於國不亦異乎夫費

無忌楚之讒口民莫知其過今無辜殺三賢

士伍奢伯州犁與卻宛而三以結怨於吳內傷忠臣之心

外為鄰國所笑且卻卻伍之家出奔於吳吳

新有伍負白喜秉威銳志結讎於楚故疆敵



之兵日駭楚國有事子即危矣夫智者除讒  
以自安愚者受佞以自亡今子受讒國以危  
矣子常曰是囊之罪也敢不圖之九月子常  
與昭王共誅費無忌遂滅其族國人乃謗止  
吳王有女滕玉因謀伐楚與夫人及女會蒸  
魚王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王食魚辱我  
忘义生乃自殺闔閭痛之葬於國西閭門外  
鑿池積土文石為椁題湊為中

題湊棺木  
內向也金

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  
俱入羨門因發櫬以掩之殺生以送死國人  
非之湛盧之劍惡闔閭之無道也乃去而出  
水行如楚楚昭王臥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  
於牀昭王不知其故乃召風湖子

越絕湖而  
皆作胡

問曰寡人臥覺而得寶劍不知其名是何劍  
也風湖子曰此謂湛盧之劍昭王曰何以言  
之風湖子曰臣聞吳王得越所獻寶劍三枚



吳越春秋 卷四 十六  
一曰魚腸二曰磐郢三曰湛盧魚腸之劍已  
用殺吳王僚也磐郢以送其死女今湛盧入  
楚也昭王曰湛盧所以去者何也風湖子曰  
臣聞越王元常左傳史記俱作允常使歐冶子造劍五  
枚以示薛燭燭對曰魚腸劍逆理不順不可  
服也臣以殺君子以殺父故闔閭以殺王僚  
一名磐郢亦曰豪曹不法之物無益於人故  
以送死一名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

託靈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衝拒敵然  
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即出故去無道以就  
有道今吳王無道殺君謀楚故湛盧入楚昭  
王曰其直幾何風湖子曰臣聞此劍在越之  
時客有酬其直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匹  
萬戶之都二是其一也薛燭對曰赤堇之山

已令

令字當作合

無雲若耶之溪深而莫測

若耶溪在

會稽縣南二十五里溪傍即赤堇山一名鑄浦山歐冶子鑄劍之所戰國策曰涸若耶而



取銅破董山而取錫振景陽七命曰耶溪之銀赤山之精皆謂此也羣臣上天

歐冶死矣雖傾城量金珠玉盈河猶不能得

此寶而况有市之鄉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何

足言也昭王大悅遂以為寶闔閭聞楚得湛

盧之劍因斯發怒遂使孫武伍胥白喜伐楚

子胥陰令宣言於楚曰楚用子期為將吾即

得而殺之子常用兵吾即去之楚聞之因用

子常退子期吳拔六與潛二邑

左傳昭公三十一年吳人

潛作侵楚伐夷侵潛六始用子胥之謀是為闔閭  
四年子胥傳亦合今此書以為三年何也六  
古國阜陶之後所封今安豐六安縣是其地  
潛在六西南今屬安慶有潛山潛水史記潛

五年吳王以越不從伐楚南伐越越王元常

曰吳不信前日之盟棄貢賜之國而滅其交

親闔閭不然其言遂伐破攜里

左傳昭公三十

十二年吳伐

越始用師於越也是為闔廬五年杜預解自

史記俱作攜李攜音醉杜預曰吳郡嘉興縣南有醉李城



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

按左傳楚公子負字子囊其孫名瓦

字子常此當言公也伐吳報潛六之役吳使伍

胥孫武擊之圍於豫章

豫章地名也在江夏之間杜預曰豫章漢

東江比地名孔穎達曰漢書地理志豫章郡名在江南此則在境者上地之名按宋武帝

討劉毅遣王鎮惡先襲至豫章口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乃知春秋之豫章非今隆興

即名之吳王曰吾欲乘危入楚都而破其郢

不得入郢二子何功於是圍楚師於豫章大

破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守巢大夫以歸為

質

見左傳定公二年索隱曰當為闔廬七年史年表圭家皆書之六年吳書似亦因以

據為

九年吳王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不可入

今果何如二將曰夫戰借勝以成其威非常

勝之道吳王曰何謂也二將曰楚之為兵天

下疆敵也今臣與之爭鋒十已一存而王入

郢者天也臣不敢必吳王曰吾欲復擊楚柰

何而有功伍胥孫武曰囊瓦者貪而多過於

吳越春秋卷四



諸侯而唐蔡怨之王必伐得唐蔡何怨二將  
曰昔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二枚善珮二枚  
各以一枚獻之昭王王服之以臨朝昭公自  
服一枚子常歆之昭公不與子常三年留之  
不使歸國唐成公朝楚有二文馬二馬右肅  
爽音霜亦子常歆之公不與亦三年土之唐  
成成當  
作人相與謀從成公從者請馬以贖成公  
飲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子常常乃遣成公

歸國羣臣誹謗曰君以一馬之故三年自囚  
願賞竊馬之功於是成公常思報楚君臣未  
嘗絕口蔡人聞之固請獻裘珮於子常蔡侯  
得歸如晉告訴以子元與太子質左傳云以  
其子元與  
大夫之子  
為質者是而請伐楚故曰得唐蔡而可伐楚  
吳王於是使使謂唐蔡曰楚為無道虐殺忠  
良侵食諸侯困辱二君寡人歆舉兵伐楚願  
二君有謀唐侯左傳作  
蔡侯使其子乾為質於吳



三國合謀伐楚舍兵

兵當作舟吳乘舟後

於

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水為陣

漢水源自武都沮縣經襄

陽至江夏陽安縣入江今漢陽古江夏也

子常遂濟漢而陣自小

別山至於大別山

杜預曰二別在江夏界元

縣禹貢至于大別今漢陽縣北有別山在漢陽

知不可進敵奔也史皇曰今子常無故與王

共殺忠臣三人天禍來下王之所致子常不

應十月楚二師陣於柏舉

柏舉楚地

闔閭之弟夫

槩晨起請於闔閭曰子常不仁貪而少恩其

臣下莫有死志追之必破矣闔閭不許夫槩

曰所謂臣行其志不待命者其謂此也遂以

其部五千人擊子常大敗走奔鄭楚師大亂

吳師乘之遂破楚衆楚人未濟漢會楚人食

吳因奔而擊破之雍滯

左傳作雍滯

五戰徑至於

郢王追

追當作迫

於吳寇出固將也與妹季芊

綿婢

切楚姓平

出河灘

河水出崑崙灘與睢同杜預曰睢水出新城昌魏縣

王女也



東南至枝江縣入江是楚王西走也按水經  
睢水出梁郡鄢縣酈通元註睢水出陳留縣  
西萊蕩渠三  
說各不同 之間楚大夫尹固與王同舟而

去吳師遂入郢求昭王王涉淮濟江入于雲

中楚有雲夢澤左傳載令尹子文之生却夫  
人棄諸夢中言夢而不及雲今此雲中言

雲而不及夢是二澤明矣漢陽  
圖經雲在江之北夢在江之南暮宿羣盜攻

之以戈擊王頭大夫尹固左傳竹王  
孫由于隱王以

背受之中肩王懼奔鄭音云江  
凌有鄭城楚

也松滋大夫種建負季芊以從鄭公辛得昭王

大喜欲還之其弟懷怒曰昭王是我讎也欲

殺之謂其兄辛曰昔平王殺我父吾殺其子

不亦可乎辛曰君討其臣敢讎之者夫乘人

之禍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

智也懷怒不解辛陰與其季弟巢以王奔隨

吳兵逐之謂隨君曰周之子孫在漢水上者

楚滅之謂天報其禍加罰於楚君何寶之寶  
當

保作周室何罪而隱其賊能出昭王即重惠也



隨君作昭王與吳王不吉乃辭吳王曰今隨  
之僻小密近於楚楚實存我有盟至今未改  
若今有難去而棄之今且安靜楚敢不聽命  
吳師多其辭乃退是時大夫子期雖與昭王  
俱亡陰與吳師為市欲出昭王王聞之得免  
即割子期心以與隨君盟而去吳王入郢止  
留伍胥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屍  
鞭之三百左足踐腹右手抉其目誚之曰誰

使汝用讒諛之口殺我父兄豈不寃哉即令  
闔閭妻昭王夫人伍胥孫武白喜亦妻子常  
司馬成之妻以辱楚之君臣也遂引軍擊鄭  
鄭定公前殺太子建而困迫子胥自此鄭定  
公大懼按太子建之死乃定公時吳師入郢則獻公時此亦云定公誤乃令  
國中曰有能還吳軍者吾與分國而治漁者  
之子應募曰臣能還之不用尺兵斗糧得一  
橈音橈而行歌道中即還矣公乃與漁者之



子橈子胥軍將至當道扣橈而歌曰蘆中人  
如是再子胥聞之愕然大驚曰何等謂與語  
公為何誰矣曰漁父者子吾國君懼怖令於  
國有能還吳軍者與之分國而治臣念前人  
與君相逢於途今從君乞鄭之國子胥歎曰  
悲哉吾蒙子前人之恩自致於此上天蒼蒼  
豈敢忘也於是乃釋鄭國還軍守楚求昭王  
所在日急申包胥亡在山中聞之乃使人謂

子胥日子之報讐其以甚乎子故平王之臣  
北面事之今於僂屍之辱豈道之極乎子胥  
曰為我讞申包胥知不可乃之於秦求救楚  
晝馳夜趨足踵蹠踵足後蹠之石切足下也劈裂裳裹膝  
鶴倚哭於秦庭七日七夜口不絕齧秦栢公  
接申包胥求救乃秦哀公時此云栢公誤素沉酒不恤國事申包  
胥哭已歌曰吳為無道封也豕長蛇以食上  
國欲有天下政從楚起寡君出在草澤使來



告急如此七日栢公

栢當作哀

大驚楚有賢臣如

是吳猶欲滅之寡人無臣若斯者其亡無日

矣為賦無衣之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

于興師與子同仇包胥曰臣聞疾德

左傳國語皆作

德無厭王不憂鄰國壇場之患逮吳之未定

王其取分

扶問切

焉若楚遂亡於秦何利則亦

亡君之士也願王以神靈存之世以事王秦

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且就館將圖而

告包胥曰寡君今在草野未獲所伏臣何敢

即安復立於庭倚牆而哭日夜不絕穀水不

入口秦伯為之垂涕即出師而送之

十年秦師未出越王元常恨闔閭破之攜里

興兵伐吳吳在楚越盜掩襲之

左傳定公五年越入吳吳

在楚也六月申包胥以秦師至秦使公子子蒲

子虎率車五百乘救楚擊吳二子曰吾未知

吳道使楚師前與吳戰而即會之大敗夫槩



即會之左傳作自稷會之稷楚地也史記亦云敗吳於稷

七月楚司馬子

成秦公子子蒲與吳王相守私以間兵伐唐

滅之唐從吳伐楚故子胥又留楚求昭王不去夫槩

師敗却退九月潛歸自立為吳王闔閭聞之

乃釋楚師欲殺夫槩奔楚昭王封夫槩於棠

溪

左傳史記棠俱作堂司馬彪曰汝南有堂溪亭應劭曰堂谿本房子國

闔閭

遂歸子胥孫武白喜留與楚師於淮滙秦師

又敗吳師楚子期將焚吳軍子西曰吾國父

兄身戰暴骨草野烏不收又焚之其可乎子

期曰亡國失衆存沒所在又何殺生以愛死

死如有知必將乘煙起而助我如其無知何

惜草中之骨而亡吳國遂焚而戰吳師大敗

子胥等相謂曰彼楚雖敗我餘兵味有所損

我者孫武曰吾以吳干戈西破楚遂昭王而

屠荆平王墓割戮其屍亦已足矣子胥曰自

霸王已來未有人臣報讎如此者也行去矣



吳軍去後昭王反國

徐天祐曰楚何其多也臣也

皇奔晉迭為謀主楚是以有繞角靡角巢駟

陵之敗伍舉之奔鄭也將遂奔晉賴穀子有

言益其爵祿而及于子孫復仕於楚由是世

為忠臣其後伍奢伍尚卒困讒口無罪而父

子就戮此子胥之出也所以報楚入郢雖其

舊君而甘心焉是舉也隨與鄭亦與有憂而

唐卒受禍微申包胥以秦師至楚何以能國

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其是之謂歟聽言

者可以樂師扈子非荆王信讒佞殺伍奢曰

監矣州犂而寇不絕於境至乃掘平王墓戮屍

喜以辱楚君臣又傷昭王困迫幾為天下大

鄙然已愧矣乃援琴為楚作窮劫劫疑當作

曲以暢暢當作傷君之迫厄之暢達暢達當作

也其詞曰王耶王耶何垂烈烈疑當作不顧宗

廟聽讒孽任用無忌多所殺誅夷白氏族幾

滅二子東奔遠吳越吳王哀痛助切怛垂涕

舉兵將西伐伍胥白喜孫武決三戰破郢王

奔莒留兵縱騎虜荆闕楚荆骸骨遭莒掘鞭

辱腐屍耻難雪幾危宗廟社稷滅嚴王何罪



國幾絕卿士悽愴民惻悵音庚悵悵悲貌吳軍雖去

怖不歇願王更隱撫忠節勿為讒口能謗棄

昭王垂涕深知琴曲之情扈子遂不復鼓矣

子胥等過溧陽瀨水之上乃長太息曰吾嘗

饑於此乞食於一女子女子飼我遂投水而

亡將欲報以百金而不知其家乃投金水中

而去有頃一老嫗行哭而來人問曰何哭之

悲嫗曰吾有女子守居三十不嫁往年擊綿

於此遇一窮途君子而輒飯之而恐事泄自

投於瀨水今聞伍君來不得其償自傷虛死

是故悲耳人曰子胥欲報百金不知其家投

金水中而去矣嫗遂取金而歸子胥歸吳吳

王聞三師將至治魚為鱠將到之日過時不

至魚臭須臾子胥至闔閭出鱠而食不知其

臭王復重為之其味如故吳人作鱠者自闔

閭之造也諸將既從還楚因更名闔閭曰破



楚門復謀伐齊齊子使女為質於吳吳王因

為太子波聘齊女齊景公女孟子所謂弟女出而女於吳即此也

少思齊日夜號泣因乃為病闔閭乃起北門

名曰望齊門令女往遊其上女思不止病日

益甚乃至殂落女曰令死者有知必葬我於

虞山之巔寰宇記常熟虞山有齊女塚以望齊國闔閭傷

之正如其言乃葬虞山之巔是時太子亦病

而死闔閭謀擇諸公子可立者未有定計波

太子詳下文則夫差為太子波之子夫差日夜

告許伍胥曰王欲立太子非我而誰當立此

計在君耳伍子胥曰太子未有定我入則波

矣闔閭有頃召子胥謀立太子子胥曰臣聞

祀廢於絕後興於有嗣今太子不祿早失侍

御今王欲立太子者莫大乎波秦秦字疑衍之子

夫差闔閭曰夫夫下當有差字愚而不仁恐不能奉

統於吳國子胥曰夫差信以愛人端於守節



敦於禮義父死子代經之明文闔閭曰寡人

從子立夫差為太子使太子屯兵守楚留止

耳治宮室立射臺於安里華池在平昌南城

宮在長樂越絕曰射臺二一在華池昌里一在安陽里南宮在長樂里按華池

南城宮舊傳皆在長洲縣境闔閭出入游卧秋冬治於城

中春夏治於城外治姑蘇之臺在吳縣西南三十里有姑

蘇山亦名姑胥旦食鮪山越絕作組山晝游蘇臺射於鷗

陂馳於游臺興樂石城在吳縣東北吳之黎宮趙王獻西子於此

走犬長洲有走狗塘田獵之地也斯且闔閭之霸時於

是太子定因伐楚破師拔番音婆秦為鄱陽縣屬九江郡今

饒州也徐天祐曰吳楚世為仇敵吳自伐巢以至取番大小二十餘戰楚子重子反歲

七奪命而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則七臣伍員伯嚭為之也其間蘆虺棘櫟麻五邑之

役與庸浦臯舟鵲岸房鍾州來楚懼吳兵復

往乃去郢徙于蕪若為若字誤當作却按左傳定公六年吳太子終

繫敗楚舟師楚子期又以陵師敗於繁陽於

是子遷郢於郢史世家闔廬十一年吳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徙却十一年即定公六年杜預曰終釁闔廬子夫差兄史以

三



為夫差索隱謂各異而一人耳此書又以為太子定伐楚拔番而不著其年未詳孰是却音若服虔曰楚當此之時吳以子胥白喜孫

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伐於越左傳定公

十四年吳伐越句踐大敗之闔廬傷將指遂卒於陘史世家年表皆記之闔廬十九年與傳合此書但云南伐於越而畧其事何也

吳越春秋闔閭內傳第四



